

紀念當代佛門高僧大德

——傅公、明公、印公

◆ 陳清香

近些日來，正當傷悼護持慧炬機構的傅益永老居士的離世，傅公的音容尚在腦際盤桓之際，忽聞另一曾經倡導佛教藝術的高僧明復法師，也在五月十一日捨報，傅公和明復長老，雖生前一俗一僧志業不同，但同樣誕生於民前三年，同樣的享年九十二，同樣的護持佛法，令人覺得好似約好一起走的。

傅公是周子慎（宣德）居士赴美前，將慧炬弘法大業所託付的三位大老之一，而繼才榮春、席淑媛二位老居士之後，傅公也往生了。遺留下那推廣素食護生、提倡生機飲食的活動記錄與婆心著作，如為雷久南博士安排巡迴演講，傅公本人也一再的大聲疾呼素食的益處，並有文字著作多篇。而最是令人難忘的是，二三十年前，傅公與才、席二老為了慧炬大廈改建、慧炬基金的調度，曾不只一次迢迢跋涉的遠上陽明山雙溪新村寒舍商談，那為法謹慎的態度身影，至今仍然記憶猶新。

明復長老俗家家世烜赫，自幼詩書涵養，遍讀經籍史學，因戰亂而投身軍旅，渡台後已屆中年，遂離俗出家，依白聖上人披剃，但曾師慧峰法師、貢噶老人等，在修學領域上，遍及華嚴、天台、真言等大乘諸宗，為尋諸宗流布法脈，又涉獵及於韓國、日本。由於淵博的史籍蘊含，熟習歷代豐富的宗門事蹟，研讀之餘，必發而為文字般若。自棄俗受戒以來，曾發願一不當寺院住持，二不登大座講經，三不收出家徒眾。但棲身法海，著作等身，更關心佛教教育的系統化。

明復長老的著作全集正由門人弟子整理中，初步歸納之，大約可分類為中國佛教史類、佛教藝術類、當代佛教類及其他，其中佛教藝術類共撰述了近五十篇，包括中國繪畫史中，與佛教有關的畫跡、畫事、畫論，以及劇本四篇、藝林高僧傳二十篇等，是著作中分量佔最多的。至於佛教史方面，多為討論歷代寺院制度、僧官制度等，頗多創見。

記得民國七十五年，在明復長老的倡導下，數個月的奔走籌備，國內第一份以「佛教藝術」為名的雜誌誕生了，當時雜誌以明復長老為創辦人，慧璉法師任發行人，歐陽鯤擔任社長，筆者擔任總編輯，菊八開彩色精印，每冊一〇八頁，筆者徵集了當時一流的學者專家共同撰稿，趕在佛誕節前後創刊號出刊，華麗的彩色封面，精彩的內文，吸引著無數的佛教徒，加入訂閱的行列。在那政府實施戒嚴的時代，國人是不能許赴大陸觀光考察的，雜誌報導了政府許可內的佛跡，當時是十分轟動的。

為了開拓《佛教藝術》雜誌稿源，並作國際文化交流，七十五年的秋天，明復長老組團訪問日本和韓國，包括筆者在內的一行十一人，先參加中、日、韓國際佛教佛畫墨緣展在韓國漢城百想紀念館的展出，再參觀國立中央博物館所展出的中亞美術展，並和韓國十個佛教期刊締約。在日本則訪問了東京，參觀新田棟一的金銅佛像收藏，也巡禮淨土宗東京淨心寺、京都知恩院，參觀京都國立博物館。並遠赴接近裏日本的福井縣的大本山永平寺，拜見管長，感受到日本曹洞宗的千

年禪風。

明復長老開拓日、韓佛教的文化關係，真是不遺餘力。《佛教藝術》雜誌的發行也應是大有可為，可惜在諸多因緣不具備的情況下，只發行了四期，便宣布停刊，退還了大批欲長期訂閱的讀者款項。雖如此，筆者還是十分感恩長老當年的提攜與倚重，開拓了佛教藝術的研究領域。

明復長老一向深居簡出，大部分時間埋首著述，也很少參加教內舉行的大型法會或研討會。但在民八十七年，慧炬與覺風合辦的「一九九八佛教建築設計與發展國際研討會」上，卻應邀出席，且為筆者所發表的〈妙禪佛寺的建築藝術〉一文作講評，這是十分珍貴的緣分。

在不收出家徒眾的原則下，明復長老卻栽培了不少在家弟子，作佛教學術上的研究，或赴國外深造，取得博士學位，返國後，再以學術弘法。此種弘法方式，在一二十年前，是相當的特立獨行，迥異一般流俗，但卻是正確的，洞燭先機的，也是令人感佩的。

以上零星數語，言不盡意，用以紀念一代學問高僧的德行。

而距明復長老的圓寂，不到兩週的光景，國內第一位博士比丘、佛教徒心中永遠的導師——印順老和尚，竟也於六月四日上午示寂，這才真的是聯袂同行，一前一後的了。而慧炬佛教機構的同仁，也在端午節（六月十一日）當天一早，由莊南田董事長率隊前往新竹香山的慈濟道場，參加追思讚頌法會，以表景仰之意。印順導師，生於民國前六年，清光緒二十三年（一九〇六），享年一零一歲，是近世佛教史上，罕見的思想家，以多病孱弱之軀，長年浸淫於著作，而所涉獵相關的教義、宗派、教史等範疇，上下兩千餘年，縱橫印、亞大陸，其時空之廣博，考據之周詳，立論之精闢，被譽為玄奘大師以來的一代巨擘，因所有論著均鏗鏘有力，擲地有聲。

導師五十八歲時，自認因緣已了，無話可說。但更博大精深的學術鉅著，卻都完成於六十歲之後，例如六十二歲撰成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、六十六歲完成《中國禪宗史》、七十歲完成《中國古代民族與神話之研究》、七十五歲完成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、八十歲出版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、八十三歲完成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等，直到八十九歲尚寫了〈起信論與扶南大乘〉一文，一個已經超過花甲之齡，疾病纏身的老人，還有這樣旺盛的寫作能力，誰能及之，真是古今無雙！

自從導師八十歲以後，教內的四眾弟子，便一直不停的籌備祝壽事宜，或撰寫出版慶壽學術論文集，或召開印順思想學術研討會。此岸研討未竟，彼岸更接著續開。今年會畢，來年再會。年長的學者已然撰述，把話說盡，中青代的佛教學者再相繼之，其內容涉及導師思想者，固然名正言順的是為景仰導師，而研究領域不及於導師思想者，也同樣的祝賀嵩壽。現在導師圓寂了，另一種紀念形式的研討會，更正蘊釀中。導師對教界、學界的影響力，實無出其右者！

導師對於周子慎居士創辦慧炬佛教機構，也是十分支持的。導師曾經和南亭長老、丘漢平居士、周子慎居士等四人共同組成了「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」，在其

拋磚引玉下，各種獎學基金會紛紛跟進成立，民國五十年，正式成立慧炬社，發行慧炬月刊，成立大專佛學社團。而最感人者，是當原始慧炬社的二層樓房，欲改建加蓋而缺乏經費時，導師慷慨贊助了三十八萬元新台幣，做為隨喜樂施，此事載在導師所著《平凡的一生》中。導師說：

從獎學基金而引起成立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，使台灣佛教年青化，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沒的。

導師對於佛教藝術的弘揚是鼓勵的，民國七十五年，筆者編輯《佛教藝術》雜誌時，很幸運的獲得導師惠賜親手所寫的墨寶，刊登於第二期首頁。慧炬的同仁也曾經多次組團遠赴嘉義的妙德蘭若，向導師請益佛法，如早在顏宗養擔任主編時，由席淑媛老師帶隊，一行人約六、七人專程前往。近年鄭振煌老師也曾率領慧炬佛學會的會員向導師問安探病。

導師因年事已高，教內學界同仁開始以撰寫論文方式向導師祝壽，民國八十年，筆者應恆清法師之邀稿，草成〈中國最初的佛教造像〉一文，與教內其他學者的大作共十六篇，結輯成冊，以為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，標題曰：「佛教的思想與文化」，由法光出版社出版。民國八十四年，再撰〈佛教花供涵義及歷史源流〉一文，用意在於「華香禮敬，以祝嵩壽」，此文的前言中，略述民國五十四年，筆者初次赴哲學系教室，聽聞導師講授佛法的情景。此文也和其他大德論著計二十三篇，結輯成《印順導師九秩華誕祝壽文集》，標題曰：「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」，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。

大凡修持有成、道德崇高的祖師大德，弟子們總會留下師父的頂相，也就是肖像畫。導師生前自年輕起，便有無數的畫家、雕塑家、匠師為導師畫像塑像。慧炬也曾於四五三期刊登了吳三門、陳陽熙等匠師所畫的印公肖像畫，均為彩墨畫。另外，楊英風大師也曾塑作導師的坐姿像，同樣刊在四五三期藝苑欄。而慧炬四六七期封面，則刊載了施並錫的油畫頂相，以恭賀印順導師九秩晉八嵩壽。本期封面特刊吳永猛（濟寬）所畫彩墨印順導師半身像，封底則刊登謝毓文所塑作的銅鑄導師全身法像，一為平面，一為立體，兩者均以寫實的手法描述出一代高僧深邃廣博的學養、精湛刻苦的修為。觀者除了借藝術作品，感受到導師崇高的精神境界之外，尚可欣賞那細細的毛筆描線的流暢韻味，與那幾與真實導師同樣容顏姿態的銅鑄藝術之美。v